

10

Jane Crocker带着与她的身份相称的优雅，风一般地冲进了办公室，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们。阳光从她的威尼斯百叶窗缝中投下，黄油色的光带从她无可挑剔的定制办公室的一头铺到另一头。这是可爱的一天，就像绝大多数日子一样，所以也不是很值得记录，除了她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刚刚收到的恐怖消息之外。

Jane在一扇落地窗——其宽度横跨三分之二的办公室——前稍稍驻足，用手掌抚平了粉蓝色铅笔裙在臀部位置的褶皱。然后她嘟囔着、哼哼着鼓起脸颊，深吸了一大口气，然后从离她最近的沙发上抓起一个抱枕把脸埋进去，开始放声尖叫。

是的，没错，一个人可以通过很多种渠道发现一位老熟人在总统竞选中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当着二十六个跨物种报社成员的面从甲壳人记者口中知道这一消息绝不是Jane愿意选择的那一种。但她没有脱口而出“什么鬼！”，而是努力地控制紧咬的牙关和紧闭的嘴唇挤出了一声“哼——！”

她无法相信Karkat竟然会这样对她。这场选举将不再是一场政治通告（若她毫无争议地胜过其他由民众推举的候选人，事情本该如此发展），转而变成了一场“朋友”之间的博弈。Vantas以为他在干嘛？

不，不对——不是Vantas的问题，Jane很快意识到了这点。这不可能是Karkat自己的主意。Jane了解Karkat。她与他并不熟识，甚至连泛泛之交也称不上，但这点了解已经足以让她简单地判断他这些年来的基本性格。他生来就不是玩政治的料，既没有天份又在社会建制中无足轻重。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部分。事实上，Jane甚至怀疑只要让很多很多人同时看Karkat Vantas一眼，他就会像走到阳光下的吸血鬼一样在字面上燃烧起来。

稍等片刻。Jane放下了挡着脸的抱枕，盯着以黄铜与玻璃艺术品装饰着的天花板。刚才那个吸血鬼的比喻是否属于针对Kanaya的排外行为？或者针对Kanaya会成为的天知道什么玩意儿？不，当然不，她安慰自己。Troll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体系——他们种族中的吸血鬼代表的是不畏阳光的人。这也是Karkat当不成好总统的理由之一，除非……他去竞选夜间总统？打住，这简直太蠢了。不能让他产生任何错觉。总统有且只能有一个。

所以这一定是Dave的计划。一个酝酿于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跨物种的——随便什么能概况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的形容词都可以——的小窝里的计划。是的，Dave不是Dirk Strider，不是Rose Lalonde，不是Roxy，但他们几个共享着同源的狡诈基因，就深埋在他以虚伪与说实话相当过时的幽默感编织的层层叠叠的透明洋葱壳之下。一种谋划的本能。即使他在他的外胚生物学家系中也是无可争辩的最迟钝的……

哦，不，家系。这好像是个有歧义的用词，是吗？她把它从她脑内的“可以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的恰当词汇”中划去。

她捡起了之前的思路。即使身为他的家族中脑力天赋最差的，Dave还是经常能想出茫茫多的有关经济的点子。说真的，Jane甚至完全想不起她和他的对话中有哪次不和经济挂钩。她想起了John十八岁生日时的事，当时Dave把她扯进了一场激烈的、基本上单方面输出的辩论中，主题是放松管制和“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措施”的失败。Karkat不得不干预进来捂住他室友的嘴，好让他别再说话。这是她与Karkat为数不多的直接互动，想到此处，她突然觉得Karkat的举动是真正以谋求共同利益为目标的仁慈行为。也许……他真的有可能当好总统？

绝不！她不能屈服于如此软弱的念头。她绝不。

Jane将抱枕丢回沙发，开始在办公室内踱步。这是一场灾难。她知道她在一部分基于人口统计划分的选举区里占绝对优势，首先自然是人类区，然后是小康阶级的甲壳人聚居区。但Karkat显然在Troll王国里红极一时，而众所周知甲壳人容易被弱势党派的民粹主义裹挟。至于居民？最开始到底是谁给他们选举权的？随便换一个时代……

Jane坐在桌子上将两只鞋踢掉，抓起一只钢笔开始啃咬末端，免得咬碎自己的下唇。随便换一个时代，这个问题都算不上问题，她很乐意优雅地装作暂时落败，让Karkat在总统的位置上坐那么几年。毕竟他和她不一样，他是不能永生的。然而地球C薄如蝉翼的田园牧歌般的历史已经离沸点只有一线之遥了——这是它迎来的第一个沸点，troll繁殖天性所引发的大量问题亟待解决。显然她不能让第一代自然孕育的troll在一个troll的领导下长大。

这当然不是仇外主义的思维，这是现实。想要让地球C的公民心安，必须让他们知道政府牢牢地精心控制着……控制着公正。没有人能够在知晓troll充斥着暴力的历史之后还敢把如此重要的决策权交到他们手里。

在这场选举中失利意味着社会动荡、抗议游行乃至战争爆发。

Jane用力地闭上眼睛，用手指摩梭着红木桌面上的细腻花纹。她必须思考一些她曾对自己发誓再也不要去想的问题。事实上，她会这样形容它——这个可怕的、残忍的、少女一般幼稚的问题曾统治她的全部世界，令她变得无比脆弱。她挫败地叹了口气，大声说出了这个令她羞愧不已的念头。

**JANE: 我需要Jake。**

她保持坐在桌上的姿势转了个身，点击了手机通讯录里一个熟悉的名字。

**JAKE: 啊嘿啊哈！**

Jane不得不狠狠地深吸一口气阻止自己发出低吼。为什么这颗星球上那么多年轻而美好的灵魂会沉迷于这个傻缺的丰满屁股？

**JANE: Jake！嗨，你最近怎么样？**

**JAKE: 可以说我刚刚在体育场的喧闹狂欢正中央醒来，在此之前因为中了诡计我的心口刚被扎过一针马用麻醉剂。**

**JAKE: 我想我应该早点预见到这样的结局。毕竟过去的一周里dirk一直在用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的对决。**

**JANE: 哦，天哪。Jake，这听起来非常不妙。需要我做点什么来帮助你吗？**

**JAKE: 帮助？诶呦女人啊！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我需要帮助。**

**JAKE: 这只是和我们的好朋友dirk这样意料之中不会被我们预判到行动的家伙一起展开的绝赞冒险！**

如果让你判断，你会说Jake相当享受他和Dirk之间的SM关系，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职业角度。根据上一次你和Dirk讨论选举策略时的谈话，你认为他非常清楚Jake的这一层本质。Dirk一定会这样说——当你拉拢他站队时你绝不能对他太好。他对好意无动于衷。

**JANE: 尽管如此，Jake，我还是非常为你感到担心。**

**JAKE: 呃唔这个……**

一阵撞击声从Jake那一端的话筒里传来，接着是一段十分可疑的、仿佛有什么又大又空心的金属物体正在与Jake的脑袋亲密接触的声音。当Jake重新捡起手机时，他的陈述已经变成了大吼大叫。Jane皱紧了眉头。

**JAKE: ……jane你真好！我非常非常感谢你突然打电话来不带隐藏动机地和我说了这么多好话！**

这话从任何一个其他人口中说出来都会变成阴阳怪气，然而Jane知道Jake English在这样说的时候是真的除了发自内心的诚恳之外别无其它用意。

**JANE: 唔，你知道的，我……**

**JAKE: 因为我必须要说，虽然我一直在努力用崇高的体育精神迎接扑向我的一切，我还是不认为我能够欣然接受最近接到的所有电话的主题几乎全是该怎么营销我的形象。**

**JAKE: 这开始让我觉得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就只是把我的屁股贴在广告牌上并以此为他们自己牟利。**

**JANE: 噢，Jake。**

**JANE: 是的，这一定很难。而且你感到的难过一定更胜于我们，鉴于你的，呃……**

**JANE: 天性？**

**JAKE: 啊哈？**

**JANE: 但你是知道的，我一直都想为了你好，对吧？**

**JANE: 我已经准备好把它交给你了。**

**JAKE: 给我什么？**

**JANE: 最好的，Jake。我要给你最好的。**

Jake沉默了一段时间，Jane几乎能听到他脑子里生锈的齿轮的转动声了。

**JANE: 你今晚过来时抽空来见我一下！**

**JAKE: 你是指我的晚上还是你的晚上？我们现在身处不同的时区，我得斗胆告诉你我这边的太阳刚刚已经落下去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我的时区办一场社交晚会那你来晚啦。**

Jane感到她脸上的假笑扭曲得如此剧烈，以至于脸都开始疼了。是啊，她爱这个男人，这份爱囊括当你爱上一个人时的一切范畴，但有时和他沟通就像坐在电动机械牛的背上搭纸牌屋一样难。

**JANE: 当然是我的！我会派飞机去居民王国运回你最喜欢的那种鳄鱼精酿苏格兰威士忌，而且是最佳的年份，然后我们可以好好聊上一聊。**

其实Jake一点儿也不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他只在公开场合迫不得已才会喝它们。但就今晚而言——就这场对于这颗由他们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星球的历史至关重要的会面而言——Jane并不介意花上几千块布恩砖，以便她欣赏她的老朋友一边装模做样地端着一同杯酒小口小口地抿上好几个小时一边喋喋不休。

她还可以付出更多。

**JANE: 我们上一次一起是多久之前了？就你和我？**

**JAKE: 你猜怎么着？你说得对。我们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dirk不在场的情况下碰过面了。**

**JAKE: 长得简直不可饶恕！准备好烟熏鲱鱼吧jane我这就去找你！**

**JANE: 鲱……鲱鱼？**

她很想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想让她真的准备一条真正的鱼来迎接他的到来。但Jake早就挂断了电话，毫不意外。

Jane重重地叹了口气，甚至有一点点内疚。她将手机放回桌子上。好吧，她心想，那就这么办吧。是时候施展魔法了，Crocker。

> ==>